

月照海滩拾小鱼



任允好 杜琳

俺草埠村在烟台市区东南,距村北五里路就是大海。1949年前后,村里的渔民组织起来拉大网(乡亲们俗称围网)。据老人说有近百年的历史。而跟在拉大网乡亲身后兴致勃勃拾小鱼,是顽童们盛大的节日。1950年,我12岁了。我同一伙半大不小的小伙伴晚上拐着篓子到海滩拾过几次小鱼。篓满鱼跳,我们欢天喜地。

当年渔民织的大围网又宽又长,网的两头缠着网绳更长。大网装在大一点的渔船上,下到离海岸二里以外的海里,网住了鱼群。东西两帮的渔民相隔约五六十米,开始往海滩上拉网绳。逐渐将网绳摆在海边的沙滩上。两帮渔民渐渐靠近,每帮拉网绳的壮汉(家乡土话称车轴大汉)也有十几人。我们称车轴大汉也有二十多,分别帮两帮的渔民拉网绳。等大网靠海滩约有三十多米时,我

们就不拉网绳了,脱下厚衣长裤,放在远处的海滩草丛旁就下海了。水齐肚脐,紧贴着大网边沿,眼瞅着网膛里鱼的态势。

这天是七月十五,明亮的圆月,慷慨地将银光挥洒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,伴着鱼群的跳动,网膛里闪烁银,宛若在水面上撒下一片金豆子,美丽极了。“噌噌”几条长鱼在海水里从北向南跑来,急转了一个大弯,又向北跑去。渔民说这是几条大梭鱼,很难捉住。这时,又一条鱼贴着水面,飞出网绳,窜进大海。一位壮年大叔告诉我,这是条燕鱼,有飞的本领,就它能逃命,吃面条,用燕鱼做面卤最鲜呐!说着说着,一条白色的带鱼(烟台土语称刀鱼)摇头摆尾地向网边游来,我双手分别卡住了它的头、尾巴。“啪啪”活蹦乱跳的带鱼用力甩打着我的胳膊,我把它放进篓里,心里乐开了花。此刻,海滩上的两帮渔民齐声呼起号子:“同志们啊,使劲拉呀!网上滩啦,鱼鼓包啦!”又对俺这帮小孩子喊道:“拾小鱼的,向后走,莫撕网啊,要听话呀!”

可是,拾小鱼的孩子们红眼啦!不管三七二十一,有的把篓子伸进网膛里挖鱼,有的把手伸进网里捉鱼,还有有的在撕网扣,把篓子对着大网孔让鱼往篓子里跑。大网拖上沙滩更热闹:渔民们忙着拖网,撮鱼堆,鱼金翅银鳞地蹦跳着,大家用筐抬鱼进屋院。拾小鱼的孩子们抢拾海滩上掉的小麦穗鱼、海鲫鱼、爬虾等。胆大的孩子抢拿鱼堆上的鱼,往篓里装。有的渔民与孩子们夺,阻止斥责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有的渔民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,就让孩子们过去了。

这天晚上,大网拉鱼堆成一堆又一堆,鲛鱼、梭鱼、带鱼等什么都有。鱼把式说拉了足有五千斤。我们拾小鱼的小伙伴们每篓也是满满的,掉不下八九斤。一位拉网的老爷爷拾了一条大鲛鱼,丢在我篓里,我连忙说:“谢谢老爷爷。”

月光照亮了海边林间回家的路,我们又说又笑往家走。你说我拾的鱼好,我说你拾的鱼多。欢乐声撒在路上,拉大网的汉子,拾小鱼的孩童,激动的喜悦留在心里。

说事佬

刘学光

上世纪之初,我的老奶奶嫁到我村,与排行老三的老爷爷结婚,成为我的老奶奶,人称外号“说事佬”。

老奶奶的娘家家境殷实,父亲是举人,十里八村享有盛誉。可以说老奶奶受家庭影响,再是上过私塾念过书,知书达理,有点大家闺秀的风采。嫁给老爷爷后,每年秋天,她都把家中仅栽在西河边的几棵丰收后金黄的大在梨,分给全村人吃。

当她迈着颤悠悠的小脚,用手拐着满篮的香梨,挨家挨户分给乡亲们,全村大人小孩都无比感动。那时一个香梨都是很珍贵的,毕竟那是一个连饭都吃不上而又穷又落后的旧社会。有村史以来,村民开天辟地第一次享受到的分裂待遇。

老奶奶人长得高挑漂亮,美丽大方,说话和气,待人热情,所以老奶奶被村民誉为心美人美的大好人,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和爱戴,享有很高的威望和盛誉。不管谁家发生矛盾和纠纷,都要让老奶奶去说事评理解决矛盾。每次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、互相理解、化干戈为玉帛,最终握手言和,一如既往。日久天长,老奶奶被大家公推为说事人。说事人,一般是一村中威信很高、人品最好、办事公道,受人尊敬的长者担任的活。而我的老奶奶,当时并非长者,辈分也不是最高,还很年轻,但她正是仗着助人为乐、乐善好施的为人被乡亲们信服,而得“说事佬”的雅号。

一次,村中一位号称“厉害精”的媳妇长期虐待婆婆,婆婆实在受不了厉害媳妇的打骂和不给饭吃,就哭着找上老奶奶的家门,请她去说事评理。老奶奶雷厉风行,马上拉着那位婆婆去找她的媳妇评理。去后,那位媳妇不给面子,仍然对婆婆不尊敬、骂骂咧咧。

老奶奶拉过在媳妇旁边玩耍的孩子,对媳妇说:“这是你的儿子,等将来他长大了,你老了,他就会学习你这样,对待婆婆一样对待你,好不好?”那媳妇终于被老奶奶的苦口婆心说服了,明白了道理,低下了羞愧的头。从此,那位媳妇对婆婆好上加好,细心照顾,成为无人不赞的好媳妇。后来,那位婆婆逢人便说,是老奶奶救了她一命。就这样,我的老奶奶经常给人家说事评理、化解矛盾、调解纠纷,使一个民风淳朴的小村庄,更加团结和谐、敬老爱幼、遵纪守法、文明宜居。

小的时候,父亲经常跟我讲起老奶奶的一些说事的往事。那趣味横生、余味深刻、记忆如昨的一幕幕,让我受益匪浅,收获多多,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,处事的方法,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我与广播的三十年

林宛宁

30年前的广播是个正方形的盒子,挂在炕头的东墙上,盒子下面垂着一根线,只要一拉线,广播就响了,再拉一下,广播就停了。在那个年代,家里没有电视,精神生活极其匮乏,儿时的我一边看着小盒子,一边听着从小盒子里传出来的声音。弹指间,这种惬意整整陪伴了我三十年。

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,放学回家根本不用家长催着写作业。我总是一回到家就写作业,就为了赶紧做完作业后尽情地听广播。那时候的小学生流行听广播里的评书,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评书是田连元播讲的《小八义》。白天同学们凑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总是小八义中的故事情节,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小八义里面的两个人物——阮英和唐铁牛。

为了跟上同学们的节奏,我每天晚上都要认真地听广播,每逢遇到邻居来家里串门时,我都要踩在被上,贴在广播下面才能够听清楚,以致于妈妈总是笑我痴迷于广播评

书。我听过好多名家的评书,最喜欢田连元和刘兰芳。田老的评书风趣幽默,我经常边听边大笑,有时候笑得我肚子疼;刘老的评书则对感情描述比较细腻生动,听《杨家将》的时候我深有体会,杨家的惨烈令人动容,我经常一边听一边为故事中的人物同情地落泪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,墙壁上挂着的广播已经被小型半导体收音机所取代。1994年,爸爸购买了一台“花王牌”半导体收音机,这个收音机可比只能挂在墙上的广播好多了,是一个可以随处移动的小匣子。听半导体收音机的时候,装上电池后,只要把天线拉出来,就可以从广播里知晓国家大事,哼唱流行歌曲,风靡大江南北的《摘下满天星》,我就是跟着广播学会唱的。

2000年后,收音机的频道越来越多,节目也越来越丰富,通过收听各个广播电台的各种栏目,我受益匪浅。当我落寞无奈的时候,广播中主持人偶尔的一句话便会给我带来心灵上的慰藉;当我遭遇挫折和打击后,感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的时候,广播中某个栏目的某段话语,又会让我获得



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感悟;当亲朋好友过生日的时候,我会通过广播给他们送去美好的生日祝福。

近几年来,我成为了有车一族后,每天上下班途中都是听着广播度过的。目前,我认为车上伴随性收听的精品广播一是《中国之声》,二是《铁鹰路况播报》。我上班途中听铁鹰在交警直播室为市民播放最新的路况信息,少走了很多弯路;下班途中听中国之声,了解了很多

国际国内大事和新闻焦点,增长了很多知识。开车时听着电波中的声音,我感到广播不仅仅是为市民提供行车方便,更重要的是把为市民服务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,让市民可以心情愉快地驾驶。我想,这也是为什么广播深深地扎根于我心中的原因所在。

时光荏苒,三十个春秋过去了,广播已经成为了我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一直陪伴在我身边。

家乡的业余剧团



蔡同伟

家乡的业余剧团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,是由村团支部牵头,从各个生产队挑选一些扮相俊秀、声音甜美洪亮,有文艺细胞的团员和青年组成的。村党支部积极支持,从瘦弱的集体经济中抽出资金购置了古戏装及道具。那个年代,年轻人参加集体活动的

积极性十分高涨。为了学演

戏,农忙时节,演员们白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,晚上走村穿巷拜师傅。进了腊月门则汇聚在村俱乐部,不分白天黑夜,加紧排练节目。反复地翻跌扑打,常常把这些爱好艺术的“信徒”们累得大汗淋漓,气喘吁吁,却扫不去他们的兴致。有时,为了一个身段的不顺,为了一句唱腔的不圆,他们竟

牺牲通宵的休息,也从无人抛出怨言。没有额外的报酬,甚至没有一杯茶水解解渴,但谁也不计较这些。

正是由于演员们的深情投入,逢年过节,便有一台台五彩缤纷的戏曲节目呈现在父老乡亲面前。既有京剧,亦有吕剧;既有现代戏《李二嫂改嫁》《三世仇》,又有古装戏《墙头记》《小姑贤》《铡美案》,也有自编的小戏曲《一块花布》《灯又亮了》……台上,演员们倾注精力认真地演唱着,台下,观众们随着演员表情和戏中情节的变化,时而哈哈大笑,时而泪水模糊双眼。

最是那些老戏迷们,听着那悠扬婉转的唱腔时,闭目摇头,品滋味,精彩处,手拍膝盖,连声叫好。父老乡亲们陶醉在艺术的享受里,贫瘠寂静的村庄沉浸在热热闹闹的欢乐气氛中。后来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,在一片“破四旧,立四新”、“打倒帝王将相,才子佳人”的口号声中,演员们眼睁

睁地看着村里置办的古戏装和道具全部被“红小将”烧毁了。心爱之物随着滚滚浓烟化为乌有,他们却敢怒不敢言,只能背地里凑在一起悄悄地抹眼泪儿。但是,演员们爱好文艺的热情却燃烧不灭。

“牛鬼蛇神”不许演,他们便按上头要求,排演“样板戏”。女演员到了结婚年龄,有的嫁到了外村去了,他们又培养出“接班人”。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,有人担心“各种各样的田,各挣各的钱”,业余剧团可能会解散。可事实恰恰相反,靠勤劳跨入富裕之门的父老乡亲追求文化生活的热情更加高涨,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业余剧团里来。他们还自发地捐款,重新购置了古戏装及道具,添置了乐器,业余剧团不断发展壮大。戏痴唱迷们心甘情愿,始终不渝地为丰富父老乡亲的文化生活奉献着自己的空闲时间。

哦,家乡的业余剧团,业余剧团可敬的“土艺术家”们!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邮箱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